

傅雷

译作全编

注释版

巴尔扎克作品

贝姨

〔法〕奥诺雷·德·巴尔扎克/著 傅雷/译



巴蜀书社

傅雷

译作全编

注释版

〔法〕奥诺雷·德·巴尔扎克/著 傅雷/译

巴尔扎克作品

贝姨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巴尔扎克作品《贝姨》/(法)奥诺雷·德·巴尔扎克著;傅雷译. —成都:巴蜀书社,2018.6
(傅雷译作全编:注释版)
ISBN 978-7-5531-1001-1

I. ①巴… II. ①奥… ②傅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法国—近代 IV. ①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26883号

《贝姨》

(法)奥诺雷·德·巴尔扎克著 傅雷译

策划组稿	施 维
责任编辑	陈 礼
出 版	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:(028)86259397
网 址	www.bsbook.com
发 行	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:(028)86259422 86259423
经 销	新华书店
内文排版	四川泽雨文化有限公司
印 刷	四川省南方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	2018年9月第1版
印 次	2018年9月第1次印刷
成品尺寸	170mm×240mm
印 张	21.5
字 数	430千
书 号	ISBN 978-7-5531-1001-1
定 价	55.00元

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调换

目 录

一		1	
二		22	
三		40	
四		56	
五		75	
六		95	
七		112	
八		131	
九		155	
一〇		176	目
一一		201	录
一二		218	
一三		240	1

2	一四		263
	一五		289
	一六		316

傅雷译作全编
(注释版)

1838年7月中旬，一辆在巴黎街头新流行的叫作爵爷的马车，在大学街上走着，车上坐了一个中等身材的胖子，穿着国家禁卫军上尉的制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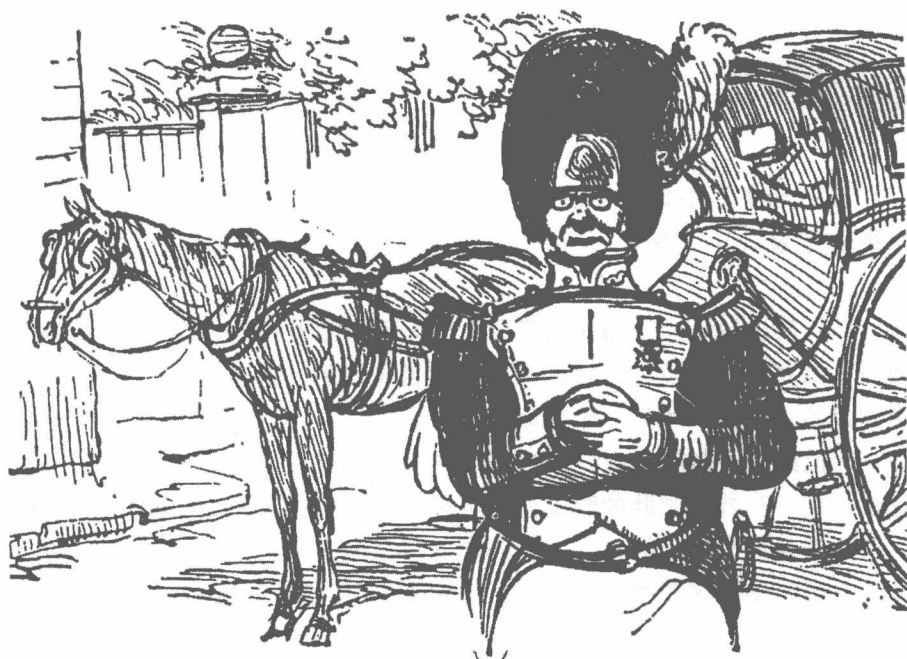
在那般以风雅为人诟病的巴黎人中间，居然有一些自以为穿上军服比便服不知要体面多少，并且认为女人们目光浅陋，只消羽毛高耸的军帽和全副武装，便会给她们一个好印象。

这位第二军团的上尉，眉宇之间流露出一派心满意足的神气，使他红堂堂的皮色和着实肥胖的脸庞显得更光彩。单凭这道靠买卖挣来的财富罩在退休的老板们额上的金光，我们便可猜到他是个巴黎的得意人物，至少也是本区的助理区长之类。所以，像普鲁士人那样鼓得老高的胸脯上^①，荣誉团的小红丝带是决计少不了的。趾高气扬的坐在车厢的一角，这个佩带勋饰的男子左顾右盼；巴黎的行人往往即在这种情形之下遇到一些满面春风的笑脸，其实那副笑脸是为他心中的美人儿的。

爵爷到了美猎街和蒲高涅街中间的一段，在一座大屋子门前停下；那是在附有花园的老屋子空地上新起的，老屋本身并没改动，在去掉了一半的院子底上保持原状。

只要看上尉下车时怎样接受马夫的侍候，便可知道他是五十开外的人了。有些显而易见的笨重的举动，像出生证一样藏不了秘密。上尉把黄手套重新戴上右手，也不向门房询问，径自往屋子底层的石级走去，神气仿佛是说：“她是我的了！”巴黎看门人的眼力是很高明的，凡是佩带勋饰，穿着蓝衣服蓝色是军服上装的颜色，脚步沉迈的人，他们决不阻拦，并且他们认得出有钱的人。

^① 普鲁士人：原本居住在波罗的海东南沿岸的一个民族，属波罗的海种族，16世纪古普鲁士人作为独立民族逐渐消亡。



神气仿佛是说：“她是我的了！”

底层全部是于洛·特尔维男爵家住的。男爵在共和政府时代当过后勤司令兼军法官，在队伍里任过军需总监，现任陆军部某个极重要的署的署长，兼参议官，荣誉团二等爵，其他衔名，不胜备载。

于洛男爵改用他的出生地特尔维做姓氏，以便和他的哥哥分别清楚。哥哥是有名的于洛将军，前帝国禁卫军上校，1809年战役之后受拿破仑册封为福士汉伯爵。这位长兄为照顾兄弟起见，以父亲那样周密的心思，老早把他安插在军事机关，后来由于弟兄两人的劳绩，男爵得到了拿破仑应有的赏识。从1807年起，他已经是远征西班牙大军的军需总监。

按过门铃，民团上尉花尽气力，想把他凸起的肚子牵动得前翻后卷的衣服恢复原状。一个穿号衣的当差一看见他，马上请进，这个威风十足的要人便跟着进去，仆人打开客厅的门通报道：

“克勒凡先生来了！”

一听到这个名副其实的姓氏 Creve 与 Crevé 二字读音相仿，前者是姓氏，后者是大胖子，一位高身量，黄头发，保养得很好的女子，吃了一惊似的站起，急急忙忙对在旁刺绣的女儿说：

“奥当斯，好孩子，跟你贝姨到花园里去吧。”

奥当斯·于洛小姐很文雅的对上尉行过礼，带着一个老处女从玻璃门里出去了。那干瘪的老姑娘虽然比男爵夫人小五岁，看上去却苍老许多。

“那是关系你的亲事呢。”贝姨附在甥女奥当斯耳边说。男爵夫人打发她们时对她随随便便的态度，她并没有生气。

这种不拘礼数的待遇，可以从她的衣着上得到解释。

老处女穿一件葡萄干颜色的毛料衣衫，裁剪和滚边都是王政时代款式。一条挑绣领围大概值得三法郎，一顶系着旧缎带结子的草帽，结子周围镶着草辫，像巴黎中央菜场上的女菜贩戴的。看到那双式样明明是起码皮匠做的金羊皮鞋，生客就不敢把贝姨当作主人的亲戚招呼，因为她完全像一个做散工的女裁缝，可是老姑娘出去之前，照样对克勒凡先生打一个亲热的招呼，克勒凡先生会心的点点头说：“你明天来的吧，斐希小姐？”

“没有外客吗？”贝姨问。

“除了你，就是我几个孩子。”

“那么，”她回答说，“我一定去。”

民团上尉当时的国家禁卫军全由中产阶级及工商界组成，故亦称民团对男爵夫人重新行了一个礼，说道：

“太太，我特来领教，”说话之间他向男爵夫人飞了一个眼风，活像

去太丢拂的内地戏子，在博济哀或哥当斯一类的城里，以为非这样的望一眼爱弥勒，就显不出他角色的意义。太丢拂为莫利哀喜剧中的主角，是一个骗子，想把奥囊的太太爱弥勒和她的女儿一齐骗上手。

“先生，请那边坐吧，谈正经事还是那儿比客厅好，”于洛太太一边说一边指着隔壁的一间房，从屋子的分配看来，那应当是打牌的房间。

和小房隔开一道薄薄的板壁，另有一间窗子临着花园的上房。于洛太太让克勒凡等着，因为她觉得上房的窗和门应当关严，免得有人偷听。她还郑重其事的关上大客厅的玻璃门，顺便对坐在花园底上旧亭子里的女儿和贝姨微微一笑。回来，她敞开打牌间的门，以便有人进来，就可听见大客厅的门声。这样来来往往的时候，没有什么旁观的人在场，所以男爵夫人的心事全都摆在脸上；要是有人看到她，一定会因她的慌乱而吃惊的。但她从客厅的大门走向打牌间时，脸上立刻挂起一道莫测高深的幕，那是所有的女子，连最爽直的在内，都会运用自如的。

她这些准备工作看起来真是古怪得很。那时，上尉正在打量小客厅里的家具陈设。本是红色的绸窗帘，给太阳晒成了紫色，绉裯快要磨破，地毯的颜色已经褪尽，家具上的金漆已经剥落完了，布满污点的花绸面子露出大块的经纬。看到这些，暴发商人平板的脸上，天真地流露出先是鄙夷，再是自满，而后是希望的表情。他照着帝国式旧座钟上面的镜子，把自己上上下下端详一番，忽然一阵子衣衫悉索的声音报告男爵夫人来了，于是他立刻摆好姿势。

男爵夫人拣了一张三十年前当然很漂亮的小双人沙发坐下，让客人坐在一张靠手尽头雕着斯芬克斯的头^①、大片的漆已经剥落而露出白木的靠椅上。

“太太，你这样的防范周密，倒很像招待一个……”

“招待一个情人是不是？”她住了他的话。

“这样说还差点儿劲，”他把右手放在心口，眨巴着眼睛，那神气在一个冷静的女子看来是永远要发笑的，“情人！情人！应当说魂灵出窍的情人……”

“听我说，克勒凡先生，”男爵夫人一股正经劲儿使她笑也笑不上来，“我知道你今年五十，比于洛小十岁；可是在我的年纪，一个女人再要胡

^① 斯芬克斯：最初源于古埃及神话，古埃及第四王朝的法老哈夫拉按斯芬克斯的形象建造了一座石像，后世称为“狮身人面像”。

闹，必需有些特殊的理由，不是为了美貌，便是为了年轻，为了名望，为了功绩，为了一点子冲昏我们的头脑，使我们忘掉一切、甚至忘掉我们年纪的烜赫的光华。你虽然有五万法郎的收入，你的年龄也把你的财富抵消了；女人认为必不可少的条件，你一样也没有……”

“有爱情还不成吗？”他站起身来向前走了一步，“而且那爱情……”

“不，先生，那是你死心眼儿！”男爵夫人打断了他的话，不让他老是无聊。

“对啊，就是爱情的死心眼儿呀，并且还不止这一点，还有权利……”

“权利？”于洛太太嚷道。她又是鄙薄，又是轻蔑，又是愤慨。“得了吧，这一套说下去是说得完的；我请你来，也不是旧话重提，要谈当初使你这位至亲不能上门的那回事……”

“我倒以为……”

“又来了！先生，我能这样轻松的，满不在乎的提到爱人，爱情，那些使女人最为难的题目，你难道还看不出我完全把得住自己吗？我甚至毫无顾忌，不怕跟你两人关在这间屋里。没有把握的女人会这样吗？你明明知道我为什么请你来！……”

“不知道，太太。”克勒凡扮起一副冰冷的脸，抿紧了嘴，重新摆好姿势。

“好吧，我的话不会多，省得彼此多受罪。”男爵夫人望着克勒凡说。

克勒凡带着讽刺意味行了个礼。这一下，内行人就可看出他从前当过跑街的气派。

“我们的儿子娶了你的女儿……”

“怎么，还要重新来过吗？”克勒凡说。

“那我怕这头亲事不会成功的了，”男爵夫人很快当的回答，“可是你也没有什么好抱怨。我的儿子不但是巴黎第一流的律师，并且已经当了一年议员，在国会初期的表现相当精彩，不久就有当部长的希望。维多冷做过两次重要法案的报告员，要是他愿意，他早已做上高等法院的首席检察官。所以，倘使你的意思是说你揽上了一个没有财产的女婿……”

“哼，一个要我维持的女婿，”克勒凡回答，“我觉得这个比没有财产更糟，太太。我给女儿的五十万法郎陪嫁，二十万天知道花到哪儿去了……令郎拿去还债，把屋子装扮得金碧辉煌，——一所五十万法郎的屋子，收入还不到一万五，因为他自己住了最好的一部分；他还欠二十六万



于洛太太

法郎的屋价……收来的房租只够付屋价的利息。今年我给了女儿两万法郎，她才敷衍过去。我女婿当律师的收入一年有三万，哎，听说他为了国会倒不在乎业务了……”

“先生，这些仍不过是闲文，只能岔开我们的本题。总括一句，倘使我儿子当了部长，给你的荣誉团勋章晋一级，再给你弄一个巴黎市政府参议，那么，像你这样花粉商出身的人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了……”

“啊！太太，提到这个来了。对，我是做小买卖的，开铺子的，卖杏仁饼、葡萄牙香水跟头痛油的，我应当觉得很荣幸，把独养女儿攀上了于洛·特尔维男爵的公子，小女将来是男爵夫人呀。这是摄政王派，路易十五派，宫廷派！好极……我喜欢赛莱斯丁纳，就像人家喜欢一个独养女儿一样，因为我疼她，因为连兄弟姊妹都不想给她添一个，所以虽是在巴黎鳏居多不方便（而且在我年富力强的时候，太太！），我照样忍受；可是请你明白，尽管我溺爱女儿，我却不肯为了你的儿子动摇我的产业，在我做过买卖的人看来，他的用度有些不清不楚……”

“先生，在商务部里，眼前就有一位包比诺先生，从前在龙巴街上开药材铺的……”

“是我的老朋友啊，太太！……”退休的花粉商说，“因为我，赛莱斯丁·克勒凡，本是赛查·皮洛多老头手下的大伙计，他的铺子是我盘下的；皮洛多是包比诺的丈人，包比诺当时在店里不过是个小伙计，而这些还是他跟我提的，因为他，说句公平话，对有身家的人，对一年有六万法郎进款的人并不骄傲。”

“那么先生，可见你称为摄政王派的观念已经过时了，现在大家看人只看他本身的价值；你把女儿嫁给我的儿子也是为此……”

“你才不知道那头亲事是怎么成功的呢！……”克勒凡大声说道。“啊！单身汉的生活真是该死！要不是我生活乱七八糟，今天赛莱斯丁纳早已做上包比诺子爵夫人了！”

“告诉你，既成事实不用提了，”男爵夫人斩钉截铁的说。“我要谈的是我气不过你那种古怪的行为。小女奥当斯的亲事是可以成功的，那完全操在你手里。我以为你宽宏大量，以为你对一个心中只有丈夫没有别人的女子，一定会主持公道，以为你能够体谅我不招待你，免得受你牵累，以为你能够顾到至亲的体面，而促成奥当斯和勒巴参议官的婚事……却不料你先生竟坏了我们的事……”

“太太，我不过是老实人说老实话。人家问我奥当斯小姐的二十万法

郎陪嫁能不能兑现。我说：‘那我不敢担保。于洛家里把那笔陪嫁派给我的女婿负担，可是他自己就有债务，而且我认为，要是于洛·特尔维先生明天故世，他的寡妇就要饿肚子。’就是这样，好太太。”

于洛太太眼睛盯住了克勒凡，问道：

“先生，倘使我为了你而有亏妇道，你还会不会说这番话呢？……”

“那我没有权利说了，亲爱的阿特丽纳，”这个古怪的情人截住了男爵夫人的话，“因为在那个情形之下，你可以在我的荷包里找到那份陪嫁了。”

为表示说到做到，胖子克勒凡当堂跪下，捧着于洛太太的手亲吻；她气得说不上话，他却当作她迟疑不决。

“用这个代价来换我女儿的幸福？……噢！先生，你起来，要不然我就打铃了……”

老花粉商很费事的站起身子，那种尴尬局面使他大为气愤，立刻摆好了姿势。差不多所有的男人都会装出某种功架，以为能够显出自己的美点。克勒凡的功架，是把手臂摆成拿破仑式，侧着四分之三的脑袋，学着画家在肖像上替拿破仑安排的目光，望着天边。他装作不胜愤慨的样子，说：

“吓！死心塌地的信任，信任一个好色……”

“信任一个值得信任的丈夫，”于洛太太打断了克勒凡的话，不让他说出一个她不愿意听的字眼。

“呃，太太，你写信教我来，你要知道我为什么那样做，而你拿出王后一般的神气，用那么瞧不起人，欺侮人的态度逼我。你不是当我奴才看吗？真的，你可以相信，我有权利来，来……追求你……因为……呃，不，我太爱你了，不能说……”

“说罢，先生，再过几天我就是四十八岁了，我也不是什么假贞节的傻女人，什么话都能听……”

“那么你能不能拿贞节做担保——唉，算我倒楣，你的确是贞节的女人，——你能不能担保不提我的名字，不泄露是我告诉你的秘密？”

“假使这是揭穿秘密的条件，那么你等会告诉我的荒唐事儿，我发誓对谁都不说从哪儿听来的，对我丈夫也不说。”

“对啦，因为这件事就跟你夫妇俩有关……”

于洛太太立刻脸色发了白。

“啊！要是你还爱于洛，你要难受的！我还是不说的好。”

“说罢，先生，因为照你的说法，你应当表明一下为什么要对我讲那些疯话，为什么你死乞白赖，要折磨一个像我这等年纪的女人，我只要嫁了女儿，就可以安心心的死了！”

“你瞧你已经在伤心了……”

“我？”

“是啊，我的高贵美丽的人哪！”克勒凡叫道，“你就是太苦了，我的乖……”

“先生，出去！要不然，放规矩些！”

“哎，太太，你可知道于洛大爷跟我是怎么认识的吗？……在咱们的情人家里哪，太太。”

“噢！先生……”

“在咱们的情人家里哪，太太，”克勒凡用舞台上说白似的音调重复了一遍，同时举起右手比了一个手势。

“那么以后呢，先生？”男爵夫人语气的镇静，把克勒凡愣住了。

心思卑鄙的好色之徒，是永远不会了解伟大的心灵的。

“那时我已经鳏居了五年，”克勒凡像讲故事一般的说，“我挺喜欢女儿，为了她的利益，我不愿意续娶，也不愿意在家里发生什么关系，虽然我当时有一个很漂亮的女账员；这样，我就弄了一处俗语所说的小公馆，养着一个十五岁的女工，简直是天仙似的美人儿，老实说，我爱她爱得魂都没有了。所以，太太，我把乡下的亲生姨母接出来，跟小媳妇儿一块住，监督她，使她在这个……这个不三不四的地位上尽可能的安分守己。小乖乖很有音乐天才，我替她请了教师，给她受教育（总得有点事儿给她解解闷啊）。再说，我想同时做她的父亲，恩人，兼带……推开天窗说亮话，情人；做了件好事，得了个情妇，不是一举两得吗？我快活了五年。小乖乖的嗓子可以教一家戏院发财，除了说她是女人之中的杜泼莱士当时有名的男高音歌唱家，我没有法子形容。单为栽培她的歌唱，我每年就花上两千法郎。她使我对音乐着了迷，为了她和我的女儿，我在意大利剧院长期有一个包厢，今天带赛莱斯丁纳去，明天带玉才华去……”

“怎么，就是那个有名的歌唱家？……”

“是啊，太太，”克勒凡很得意的回答。“这个有名的玉才华哪一样不是靠了我……话说回来，1834年，小乖乖二十岁，我以为她对我永远不会变心了，我把她也宠得厉害，想给她一点儿消遣，介绍她认识了一个漂亮的女戏子贞妮·凯婷，贞妮的命运跟她有好些地方相像。她一切都靠一

10 个后台费心机培养成功的。这后台便是于洛男爵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，先生，”男爵夫人镇定的声音，一成不变。

“噢！……”克勒凡越来越诧异了。“好吧！可是你知道没有，你那个老妖精的丈夫照顾贞妮·凯婷的时候，她只有十三岁？”

“那么先生，以后呢？”

“贞妮·凯婷认得玉才华的时候，两人都是二十岁，男爵从1826年起，就像路易十五对特·洛芒小姐，那时你比现在还要小十二岁……”

“先生，我放任于洛是有我的理由的。”

“太太，你这种谎话，没有问题可以把你所有的罪孽一笔勾销，使你升天堂，”克勒凡狡黠的神气，使男爵夫人红了脸。“我敬爱的伟大的太太，你这句话可以对旁人说，却不能对我克勒凡老头说，你得明白，我跟你那个坏蛋丈夫花天酒地，混得太久了，决不会不知道你的好处！两杯酒下肚，他有时会一五一十说出你的优点，把自己骂一顿。呃！我对你知道得太清楚了：你是一个天使。把你跟一个二十岁的少女放在一起，一个好色的人也许还委决不下，我可决不犹豫。”

“先生！……”

“好，我不说了……可是告诉你，圣洁的太太，做丈夫的一朝喝醉了，会把太太的事一股脑儿说给情妇们听，把她们笑痛肚子的。”

于洛太太美丽的睫毛中间，亮起又羞又愤的泪珠，克勒凡顿时把话咽了下去，连摆姿势都忘记了。

“言归正传，”他又说。“因为娘儿们的关系，我跟男爵交了朋友。像所有的好色鬼一样，男爵和气得很，人也痛快。噢！那时我多喜欢他，这小子！真的，他玩意儿多得很。过去的回忆不用提啦……总之，我们两个像弟兄一样……这坏蛋，一派18世纪作风，拼命想教坏我，在男女关系上宣传那套各尽所能，各取所需的话，告诉我怎样叫作王爷气派，宫廷气派，可是我，凭我对那小姑娘的爱情，真想把她娶过来，要是不怕生孩子的话。以当时的交情，我们两老怎么不想结个儿女亲家呢？赛莱斯丁纳嫁了三个月之后，于洛（我简直不知道叫他什么好，这混蛋！他把你我两个都欺骗了，太太！……）呕，混蛋把我的玉才华偷上了。那时贞妮·凯婷在舞台上越来越红，那坏东西知道她的心已经给一个年轻的参议员和一个艺术家（狠不狠！）占去了，他便来抢我可怜的小情人，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儿，噢！你一定在意大利剧院看见过，那是靠他的情面进去的。你的丈夫可不像我有分寸，不比我井井有条的像一页五线谱（他为了贞妮·凯

婷已经破费不少，每年花上近三万法郎），可是告诉你，他又为了玉才华搅光了。玉才华，太太，是犹太人，姓弥拉（Mirah），是希兰（Hiram）一字的颠倒，人家为了辨认起见特意做的犹太标记，因为她是小时候被人丢在德国的（我的调查，证明她是一个犹太银行家的私生女儿）。在我管教之下，她一向很规矩，不大花钱；可是一进戏院，再加贞妮·凯婷，匈兹太太，玛拉迦，加拉皮纳一伙人教会了她怎样应付老头儿，把她早期希伯莱人喜欢金银珠宝的本性点醒了。成名以后的歌女，变成贪得无厌，只想搅钱，搅大钱。人家为她挥霍的，她决不拿来挥霍。她拿于洛老太爷做试验品，软骗硬诈，把他刮得精光。且不说那般专捧玉才华的无名群众；该死的于洛先得跟格雷家里的一个弟兄和哀斯岛里浓侯爵斗法，两人都是给玉才华迷住了的；而后，来了一个大财主，自命为提倡艺术的公爵，把她抢了去。你们叫他什么的……矮冬瓜是不是，那个埃罗维公爵？这位阔佬存心要把玉才华独占，风月场中的人都在谈论这件事，就剩男爵一个人不知道；在私情方面，好像别的方面一样，他完全蒙在鼓里：情人，跟丈夫一样，总是最后一个知道的。现在，我所谓的权利，你懂了吧？好太太，你的丈夫把我的幸福，自从我鳏居以后唯一的幸福夺去了。是的，要不是我倒楣，遇到这个老桃花，到现在玉才华还是我的；因为，告诉你，我永远不会送她进戏院，她不会出名，她会安安分分的守着我。噢！要是你在八年之前看到她：瘦瘦的，神经质的，金黄的皮肤真像安达罗女子^①，乌油油的头发像缎子，眼睛在褐色的睫毛中间发出闪光，举止大方，好比一个公爵夫人，又朴素，又庄重，像野鹿一般惹人怜爱。由于于洛大爷一人之过，这些风韵，这种纯洁，一切变了陷人坑，变了销金窟。这小女人像俗语所说的，变成了淫恶之母。现在她油嘴滑舌，从前她什么都不懂，连油嘴滑舌这句话都不知道的。”

说到这里，老花粉商抹了抹眼泪。痛苦的真实性感动了于洛太太，把她恍恍惚惚的心收了回来。

“你想，太太，一个人到了五十三岁，还能找到一个同样的活宝吗？在这个年龄，爱情的代价要三万法郎一年，这个数目是从你丈夫那里知道的；而且我也太喜欢赛莱斯丁纳了，不能让她的财产受到损害。在你第一次招待我们的晚会上一看见你，我就不明白于洛这小子为什么要养一个贞妮·凯婷……你气概像王后……太太，你还不到三十岁，看上去年轻得

^① 安达罗：取代甘婆王朝的印度王朝，位于印度半岛南部。

很，而且真美。老实说，那天我真动了心，私下盘算着：‘要是我没有玉才华，那么于洛老头既然把他的女人丢在一边，她对于我倒像手套一样合适。’啊！对不起，又是一句生意人的口头禅。我常常露出花粉商的马脚，吓得我不敢再想当议员。——对两个像我们这样的老伙计，朋友的情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；因此，一朝男爵把我那么卑鄙的欺骗了，我就发誓要把他的妻子弄上手。这才公道。男爵没有话说的，咱们俩应当扯平。不料我刚开口说出我心里的话，你就把我当癞狗一样赶了出去；可是你那一下加强了我的爱情，加强了我的死心眼儿，如果你喜欢这么说；而且你迟早是我的。”

“怎么会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可是一定的。告诉你，太太，心中只有一个念头的，蠢头蠢脑的花粉商，（已经告老的，别忘了！）比一个念头成千累万的，聪明伶俐的人，要强得多。我为你疯了，而且你是我报仇的工具！这等于把我的热情增加了一倍。我这是开诚布公对你说的，拿定了主意说的。正如你对我说：‘我绝不会是你的。’我对你的说话也是一样的冷静。总之，像俗语所说的，我把牌摊明在桌上打。是的，到了某一个时期，你一定是我的……噢！哪怕你五十岁吧，你还是要做我的情妇，没有问题，因为我，我料到你丈夫有一天……”

于洛太太对这个老谋深算的市侩，害怕得直瞪着眼，克勒凡以为她发疯了，不敢再往下说。

“这是你自己招来的，你瞧不起我，挑拨我，教我不得不说！”他觉得刚才几句狠毒的话，需要表白一下。

“噢！我的女儿，我的女儿！”男爵夫人嚷着，声音像一个快要死去的人。

“啊！我简直弄不明白了，”克勒凡接着说，“玉才华给骗走的那一天，我好比一头老虎给人抢去了小虎儿……对啦，就跟你现在一样。哼，你的女儿！便是我征服你的手段。不错，我破坏了你女儿的婚姻！……没有我帮忙，她休想嫁人！尽管奥当斯小姐生得多美，总得有一份陪嫁……”

“唉！可怜，正是哪。”男爵夫人抹了抹眼睛。

“你问男爵要一万法郎试试看。”克勒凡说着又摆好了姿势。

他歇了一会，像戏子道白特意表明段落似的。然后他尖着喉咙：

“即使他有，也是要给替补玉才华的女人的。走上了这条路，还会悬崖勒马吗？先是他太喜欢女人了！（咱们的王上说得好：一切都有个中庸